

问世间情为何物书系

历代情通故事会

百年好读编辑部 著

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

书 名：问世间情为何物书系 ——历代情通故事会

作 者：百年好读编辑部

出 版 社：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06-7

ISBN：7-90048-00-60/I · 111

定 价：10.00

目录

○凤	1
○鸾	2
○鹤	2
○石鹤	3
○秦吉了	4
○鸳鸯	5
○鸚鵡	6
○雁	6
○燕	9
○鸛	12
○鸽	13

○金鹅	14
○象	14
○玉象 金象	15
○马	16
○虎	18
○猴	21
○鱼	22
○蚕	23
○红蝙蝠	24
○红飞鼠	24
○蝮	25
○砂俘	25
○候日虫	26
○蛤蚧	26
○梨	27
○杏	27
○竹	28
○相思草	28

○鹤草蔓	28
○鸳鸯草	29
○怀梦草	29
○有情树	30
○夫妇花	31
○相思子	33
○相思石	33

○凤

南方有比翼凤，飞止饮啄，不相分离。雄曰野君，雌曰观讳，总名曰长离，言长想离著也。此鸟能通宿命，死而复生，必在一处。紂时集于长桐之上，人皆以为双头鸟，不祥。及文、武兴，始悟曰：此并配之瑞也。出《琅环记》。

又，西方卫罗国王有女，字曰配英，与凤共处。于是，灵凤常以羽翼扇女面。后十年中，女忽有胎。王意怪之，因斩凤头，埋于长林邱中。后生女，名曰皇妃。王女思灵凤之游好，驾而临之长林邱中，歌曰：“杳杳灵凤，绵绵

长归。悠悠我思，永与愿违。万劫无期，何时来飞？”是凤忽然而生，抱女俱飞，径入云中。出《洞玄本行经》。

○鸾

罽宾国王买得一鸾，欲其鸣，不可致。饰金繁，飡珍羞，对之愈戚，三年不鸣。夫人曰：“尝闻鸾见其类则鸣，何不悬镜照之。”王从之。鸾睹影悲鸣，冲霄一奋而绝。见《异苑》。

○鹤

湘东王修竹林堂，新杨太守郑裒送雄鹤于堂。其雌者尚在裒宅。霜天夜月，无日不鸣。

商旅江津，闻者堕泪。时有野鹤飞赴堂中，驱之不去，即哀之雌也。交颈、颡颡、抚翼，闻奏钟磬，翩然共舞，婉转低昂，妙契弦节。

晁采畜一白鹤，名素素。一日雨中，忽忆其夫，试谓鹤曰：“昔王母青鸾，绍兰燕子，皆能寄书达远，汝独不能乎。”鹤延颈向采，若受命状。采即援笔直书三绝，系于其足，竟致其夫，寻即归。

○石鹤

挥使有女病瘵，尫然待尽，出叩蓬头。蓬头曰：“与我寝处一宵，尚何病哉。”挥使大怒，欲掴其面。细君屏后趋出止之，谓挥使曰：“神仙救人，终不以淫欲为事。倘能起病，何惜其躯。”遂许诺。其夜，蓬头命选壮健妇女四人，

抱病者而寝，自运真阳，逼热病体：众见瘴虫无数飞出，用扇扑去。黎明，辅以汤药饮食，痼疾顿除，一家惊起愧谢。遂还西川鹤鸣观，乘石鹤而去。先是观前旧有两石鹤，不知何代物也。蓬头乘其雄者上升，其雌者中夜悲啼。士人惊怪，争来击落其喙，至今无喙石鹤一只存焉。

○秦吉了

天后时，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，得秦吉了二只，能解人语，至都进之。留其雌者，雄烦怨不食。则天问曰：“何乃无聊也？”鸟曰：“其配为使者所得，颇思之。”乃呼景阳曰：“卿何故藏一鸟不进？”景阳叩头谢罪，乃进之。则天不罪也。

○鸳鸯

元魏显宗延兴三年，因田，鹰攫一鸳鸯，其偶悲鸣，上下不去。帝乃惕然问左右曰：“此飞鸣者，为雌为雄。”左右对曰：“臣以为雌。”帝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阳性刚，阴性柔，以刚柔推之，必是雌矣。”帝乃慨然而叹曰：“虽人鸟事别，至于资识性情，竟何异哉。”于是下诏禁断鸷鸟，不得畜焉。

刘世用尝在高邮湖，见渔者获一鸳鸯，其一飞鸣逐舟不去。舟人杀获者而烹之。将熟，揭釜，其一亦即飞入，投汤而死。

○鹣鹣

《尔雅》云：“南方有比翼鸟焉，不比不飞，其名谓之鹣鹣。”词家以鹣鹣喻夫妇。

○雁

元好问（字格之，金人），赴试并州，道逢捕雁者，捕得二雁：一死，一脱网去。其脱网者，空中盘旋，哀鸣良久，亦投地死。元遂以金赎得二雁，瘞汾水旁，垒石为识，号曰“雁丘”。因赋《摸鱼儿》词云：

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趣，离别

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。横汾路，寂寞当年箫鼓。荒烟依旧平楚。招魂楚些嗟何及，山鬼暗啼风雨。天地妒、未信与、莺儿燕子俱黄土。千秋万古，为留待骚人，狂歌痛饮，来访雁丘处。”

栾城李仁卿治和云：

“雁双双、正分汾水，回头生死殊路。天长地久相思债，何以眼前俱去。催劲羽，倘万一、幽冥却有重逢处。诗翁感遇，把塞北江南，风嘹月唳，并付一丘土。仍为汝，小草幽兰丽句。声声字字酸楚。桐江秋影今何在，草木欲迷堤树。露魂苦，算犹胜、王嫱青冢真娘墓。凭谁说与。对鸟道长空，龙艘古渡，马上泪如雨。”

按《舆地志》：雁丘在今太原府阳曲县。

王天雨云：家后有张姓者，曾获一雁，置

于中亭。明年，有雁自天鸣，亭雁和之。久而天雁遂下，彼此以颈绞死于楼前。后因名楼曰“双雁楼”。

王荫伯教谕铜陵时，有民舍除烟缭绕，被除不祥。一雁偶为烟触而下，其家直以为不祥也，烹之。明日，一雁飞鸣屋顶，数日亦坠而死。

弘治间，河南虞人获一雌雁，缚其羽，蓄诸场圃，以媒他雁。至次年来宾时，其雄者与群雁飞鸣而过。雌认其声，仰空号鸣。雄亦认其声，遂飞落圃中。交颈悲号，其声呜呜，若相哀诉者。良久，其雄飞起半空欲去，徘徊，视其雌不能飞，复飞落地上，旋转叫号，声益悲恻。如此者三四次，知终不能飞去，乃共啮颈蹂蹴，遂相愤触而死。呜呼！雁为禽类，而且之恩义。人之夫妇相抛弃而不顾者，何独无人心哉？

○燕

襄阳卫敬瑜早丧。其妻，霸陵王整妹也，年十六，父母舅姑咸欲嫁之。誓而不许，截耳置盘中为誓，乃止。户有燕巢，常双来去。后忽孤飞，女感之，谓曰：“能如我乎？”因以缕志其足。明年复来，孤飞如故，犹带前缕。女作诗曰：

“昔年无偶去，今春犹独归。故人恩既重，不忍复双飞。”

自尔春来秋去，凡六七年。后复来，女已死。燕绕舍哀鸣。人告之葬处，即飞就墓，哀鸣不食而死。人因瘞之于旁，号曰“燕冢”。事见《南史》。唐李公佐有《燕女坟记》。

一说，姚玉京嫁襄州小吏卫敬瑜。卫溺死，

玉京守志。常有双燕巢梁间，为鸞鸟所获。其一孤飞悲鸣，徘徊至秋，翔集玉京之臂，如告别然。玉京以红缕系其足，曰：“新春复来为吾侣也。”明年果至，玉京为诗云云。后玉京卒。燕复来，周回悲鸣。家人语曰：“玉京死矣，坟在南郭。”燕至坟所亦死。每风清月皎，或见玉京与燕同游灞水之上焉。或云：玉京即王氏乳名；加姚者，从母姓也。

元元贞二年，双燕巢于燕人杨汤佐之宅。一夕，家人举其灯照蝎，其雄惊坠，为猫所食。雌彷徨悲鸣不已。朝夕守巢，诸雏成翼而去。明年，雌独来复巢其处。人视巢有二卵，疑其更偶。徐伺之，则抱雏之壳耳。自是春来秋去，惟见其孤飞焉。夏氏子见梁间双燕，戏弹之，其雄死，雌者悲鸣，逾时自投于河，亦死。时人作《烈燕歌》云：

“燕燕于飞春欲暮，终日呢喃语如诉。但

闻寄泪来潇湘，不闻有义如烈妇。

夏氏狂儿好畋猎，弹射飞禽类几绝。梁间双燕衔泥至，飞镞伤雄当儿戏。

雌燕视之或如痴，不能人言人不知。门前河水清且澜，一飞竟溺澄澜底。

伤哉痛恨应未休，安得化作吕氏女，手刃断头报夫仇。”

长安豪民郭行先，有女子绍兰，适巨商任宗。宗为贾于湘，数年不归，音信不达。绍兰睹双燕戏于梁间，长吁语曰：“我闻燕子自海东来，往复必经湘中。我婿离家不归，数岁蔑有音耗，生死存亡未可知。欲凭尔附书，投于我婿。”言讫泪下。燕子飞鸣上下，似有所诺。兰复问曰：“尔若相允，当泊我怀中。”燕遂飞于膝上。兰遂吟诗一首云：

“我婿去重湖，临窗泣血书。殷勤凭燕翼，寄与薄情夫。”

兰遂小书其字，系于燕足上。遂飞鸣而去。任宗时在荆州，忽见一燕飞鸣头上，讶视之，遂泊其肩。见有一小緘系足。宗解而视之，乃妻所寄之诗。宗感而泣下。燕复飞鸣而去。宗次年归，首出诗示兰。宰相张说叙其事而传之。

○ 鸛

高邮有鸛双栖于南楼之上。或弋其雄，雌独孤栖。旬馀，有鸛一斑，偕一雄与共巢，若媒诱之者，然竟日弗偶。遂皆飞去。孤者哀鸣不已，忽钻嘴入巢隙悬足而死。时游者群客见之，无不嗟讶，称为烈鸛，而竟为诗歌吊之。复有“烈鸛碑”。